

《《《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

阿毛 著

《《《 读者的博雅，心灵的皈依，作者的较量 》》》

《《《 阿毛 》》》

海梦题

《《《 》》》

《《《 阿毛 》》》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生命之门

阿毛 著

SHENGMING ZHIMEN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之门/阿毛著.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64-6117-8

I. 生... II. 阿...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2813号

## 生命之门

---

|      |  |
|------|--|
| 著者   | 阿毛   |
| 组稿编辑 | 侯砚楠  |
| 责任编辑 | 李琨   |
| 封面题字 | 海梦   |
| 版面设计 | 宓月   |
| 封面设计 | 陈凯   |
| 责任出版 | 邓一羽  |
|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br>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
| 成品尺寸 | 230mm×170mm<br>印张20.75 字数310千              |
| 印刷   |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
| 版次   | 2007年1月成都第一版                               |
| 印次   | 2007年1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
| 定价   | 36.00元                                     |
| 书号   | ISBN 978-7-5364-6117-8                     |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电话/(028) 87734081  
邮政编码/610031



阿毛 原名毛国聪，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四川成都双流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当过中学教师，现为公务员。

1988年开始有大量诗歌、小说、散文见诸报端，已出版诗集《流浪归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正悄悄地掀起一次全球性的革命，它与以往的所有社会变革不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甚至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地进行着，席卷了整个人类，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那些善感的神经似乎已被互联网和铺天盖地的纸质媒体包围得失去了敏感度。一切似乎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代人精神的易疲劳和思想的缺氧状态，让我们沉湎于好莱坞式的快餐化视觉享受，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已不能引起人们多少兴趣。小说也需要进行革新，否则，小说将失去它应有的价值。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逃脱被时间磨损、最终埋入故纸堆的命运，成为真正的经典之作？

在这样的时刻，阿毛呈现给我们《生命之门》不是巧合或者偶然，而是经过多年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一场小说的革命。

## 一场小说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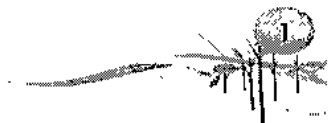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正悄然掀起一次全球性的革命，它与以往的社会变革不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甚至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地进行着，席卷了整个人类，遍布着全球的各个角落。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那些善感的神经似乎已被互联网和铺天盖地的纸质媒体包围得失去了敏感度。一切似乎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代人精神的易疲劳和思想的缺氧状态，让人们沉湎于好莱坞式的快餐化视觉享受，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已不能引起多少兴趣。小说也需要进行革新，否则，小说将失去它应有的价值。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逃脱被时间磨损、最终埋入故纸堆的命运，成为真正的经典之作？

我想，在这样的时刻，阿毛呈现给我们的《生命之门》不是巧合或者偶然，而是经过多年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一场小说的革命。

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无不是痛苦和迷茫的时代产物。

《百年孤独》《变形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红楼梦》等等，之所以都诞生于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我想，应该与作家所承受的个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感是分不开的。优秀的作家，应当具有自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当每一次变革的浪潮来临时，芸芸众生关注的是个人的前途命运，而作家则是用心在体察审视这个世界，现实反映的点滴现象折射到他们心灵，往往能辐射到全局延伸到更深层次。作家这种敏锐的触角和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常常使他们陷入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和茫



然之中，作品是他们寻求灵魂解脱的一种突围方式。就像河蚌孕育珍珠，只有经历过极度的痛苦历练和迷茫挣扎，才有可能生产出闪烁着璀璨光华的浑厚大气之作。

在读《生命之门》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阿毛。

阿毛，本名毛国聪，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生于普通的农家，80年代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基层公务员。这里该特别说一下8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出生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学时代正是中国整个社会刚刚解开思想禁锢，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参加工作后，他们又亲历了国家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历程，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裂变，如今他们又是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可以说，80年代的大学生，是当前中国年轻一代中最具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作的惟一目的就是要使我的灵魂不因芜杂的生活而浮躁不安。”2004年，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波折之后，作者已经生活安定、家业稳固，而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断断续续写作《生命之门》。安定舒适的生活与躁动不安的灵魂，两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悖论，但倘若你看看这段文字，也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一位名叫老子的2570多岁的生物钻进了我的梦里，强迫我接受他惊世骇俗的分身术、穿壁术、遁土术、避水术、逃火术、占星术、魔幻术……作为他的关门弟子，他为我把《道德经》扭成一根长长的绳子，我就成了他放飞的风筝。从此，我听到了不该听到的声音，我目睹了不该目睹的一幕，但我深知从此以后的我就可以真正自由了……”

平静安逸的生活，抹煞不了大学时代埋下的文学情结和社会使命感，作者接受的传统教育，让他无法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无动于衷。他敏感的心灵，让他“听到了不该听到的声音，我目睹了不该目睹的一幕，但我深知从此的我就可以真正自由了……”。是的，只有在作品中，作者是自由的，可以信马由缰，无所羁绊。作者企图逃离现实，逃到梦中，躲藏在文字里，可他能够真正逃离得了么？也许，当他畅快淋漓地遨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



时，他会骤然发现，他的痛苦和困惑，仅仅是得到了暂时的释放，他的灵魂依然在挣扎着寻找新的突破，他无法止步。但他毕竟找到了突围的方式，从纷纷扰扰的世俗生活中找到了一扇让灵魂自由回归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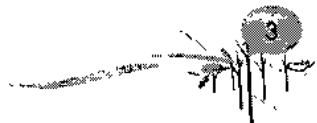
作家的创作动机都大同小异，即释放积蓄在心中的冲动，不吐不快。但如何释放，如何倾吐，却常常因个人智慧和思想境界的差异而迥然不同。

一个出色的作家，仅仅靠勤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天赋，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生命之门》从形式上来看，已不是严格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摒弃了传统小说的严谨结构，没有刻意为之的情节铺设。小说的前半部分，更像是一些梦幻、哲思的拼凑，我们平常一闪而过的思想辉光的影像捕捉和放大，我们灵魂出窍时刹那的幻觉，极具诗化和梦幻色彩。有一些章节和段落，似乎互不相干，甚至有些杂乱无序。但当一口气读完小说的后半部分，好像经历了无数平淡之后突然涌现的高潮，把你的能量骤然激发出来，让你沉浸在跌宕起伏的狂涛中，久久不愿释卷。这时才会恍然发觉，前面种种无序的铺排，竟成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那些零碎的部分竟都生动活跃起来，自己开始排列组合，忍不住想回过头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企图寻找许多的缘由……我想，作为小说，这种效果应该是最高境界了。

真正的艺术作品，毋须条框和章法。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创作的手法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着。如果我们事先列好提纲，设置好故事情节，安排好故事的结局，那么作品就会变成一件精致的工艺品，而没有真正的生命。自然而然，遵循事物的自然法则，让作品自己发展，才会有出奇不意的智慧和灵感闪现，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古人说的“文无定法”，大概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阿毛兴许是无意中破释这个道理的。他没有完整的创作时间，他所从事的基层党政工作，琐碎芜杂自不必说，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写作，衔接上的断层，不言而喻。但即使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创作，也让他陷入了欲罢不能的状态，他需要爆发，需要酣畅淋漓地迸发蓄积的激情。于是，就成就了这样别具一格的小说结构。而这种结构模式，与现代人阅读小说的习惯





几乎不谋而合。现代人很难从一开始就全神贯注，繁忙紧张的工作，使他们闲暇时只想找一些能够让紧张的神经轻松愉悦的东西。读小说也如此，往往由猎奇开始，娱乐一下身心，倘能在随手翻翻之中获得意外的惊喜，激发起一看究竟的热情，那么可以说这部小说已经成功了大半。

《生命之门》以“一个人的梦”开篇，与当下盛行的网络虚拟世界颇为相似，可以把读者轻松地引入作品。但作者是机智的，他很快把场景转换到了“龙星”上，这是一个可以让作者自由地、无拘无束发挥的时空。从一个纯粹的自我世界，到宏阔的宇宙空间，虽然跨度巨大，却一点也不唐突。随着龙大、白影、夏华、龙斯等等小说人物的闪亮登场，作者已站在一个宇宙的高点指点江山，以龙星为基座，将人类、龙类的生活世界，通过夏华与白影的爱情、龙老的野心张扬、天行者的正义伸张等等，多角度地辐射开来，衍伸到整个宇宙以及所有的生命。

而作者采用科幻的表现方式，无非是为了给自己的思想找一个更好的载体，把自己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地隐入作品中，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获得一种大思想大智慧。

“哼！你以为爱是那么容易的吗？不付出代价就能爱吗？告诉你，世上最难的事情就是爱。爱是痛苦的根源。好吧，你去爱吧！”

只见龙斯向夏华轻轻一拂，一股无形的气浪涌向夏华。夏华立即停止了怒吼，平静地拿起一把铁锤、一根长长的铁钉，慢慢地转身走向墙壁。夏华把铁钉认真牢固地钉在了墙壁上，然后，把自己长长地挂在铁钉上。鲜血从夏华脑内汨汨涌出，淹没了黝黑锃亮的铁钉。

面对龙斯，夏华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龙斯又向夏华轻轻一拂，夏华立即惊恐地叫喊起来，在墙壁上痉挛，抽搐，呻吟不绝……

(略)

龙斯随即把不知从哪里来的纸钞、硬币、手表、电脑、电视机、电话、首饰、衣服、酒、香烟、书、别墅、汽车、美女……纷纷扬扬地抛向夏华，每一物件挂在铁钉上，就仿佛又一种痛苦在夏华身上诞生。夏华臃肿沉重得面目全非，异变成了一个怪物、魔鬼、梦……



阅读这样的文字，如果还把《生命之门》仅仅当作一部科幻小说来读，以猎奇的心态去浮光掠影地捕捉那些奇思妙想的场景，那么，最多只能停留在表层的认知上，而永远无法走进它丰富的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思想内核。科幻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智慧的显现方式，作者对人类、宇宙、生命的未来忧患和危机感，传统的小说格局无法全面涵括，尽情表现。而借助科幻这种形式，恰恰给心灵和眼睛安上了放大镜和望远镜。作者不是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也没有更多更深的理论，但他却大胆地甚至带着可能被批判的危险运用科学术语来诠释他的思想，我以为这是现代小说的一种崭新尝试。写小说，形式和手法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图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有所领悟，引发共鸣，从而使小说在读者中有生命的延续。

运用科幻的形式，作者可以把一些枯燥的哲学理念、深邃的生命哲思以最形象的语言来表述，既不使人厌烦，也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像和思索的空间。

当今的读者，已经被大量的物质信息洗刷得十分老练了，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看出一个蹩脚小说家的破绽。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的读者还像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的读者那样好糊弄。用悲彻、凄凉的场景烘托，来赚取读者的眼泪，从而达到感化效果，已经是太过老套的手法了。

《生命之门》不会让你感动得落泪，却能把你带到智慧灵性的深处，领略一种傲视苍生和宇宙的酣畅淋漓。伟大的小说家布洛克（Hermann Broch）说：“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st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我想，这也许在许多现代小说家忠实客观反映现实生活的缘故，他们没有考虑到现代的读者自小就被训练出了见惯不惊的本领，全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的重大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都能第一时间在报纸、网络中传播开来，现实生活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吃惊和震撼？现代小说家首先应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智者，一个大胆的探索者，然后求新、求变，以自己的智慧创造去激发读者思考，这恐怕才是现代小说家真正该努力的方向。

讲求不明确指性和多重性，让读者在准确领会文字层面意义时，又可获得许多外延信息，这就使作品有了无穷的生命力。只有充满扩张性的艺术

作品，才经得住细读和精读。现代的读者，更像是一个美食家，他们对作品的挑剔程度，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读者与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种智慧的较量。作品要在读者中引起震撼，诱发他们读下去，需要作者具有足够的机智与幽默。

在这方面，阿毛给我们做了一个成功的实验。在《生命之门》中，你几乎看不到作者跳出来指手画脚横加评论的影子，大凡想强加给读者的东西，最终都收效甚微。好的作品，总是留有许多让读者自己去感悟、去琢磨的空间。如虚伪市的垃圾节，作者虽着墨不多，却极具意味。

“我认为，不仅仅是胃才能制造垃圾，也不仅仅是食物才会变成垃圾。脑袋也是垃圾制造车间，脑袋也能制造垃圾。我的脑袋就创造了4546部小说、188040首诗歌、9784321篇论文、1234567首歌曲、678955幅画、54623部龙类哲学、美学、伦理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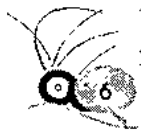
作者以这样夸张的甚至搞笑的语言表述，让读者在一笑而过时，不免会情不自禁地审视自己，审视周围的一切。《生命之门》中这样充满了机智与幽默的精彩片断比比皆是，特别是在龙老与天行者最后的正面交锋中到达了巅峰，体现得淋漓尽致。

龙老与天行者的对话，更像是两个观点迥异的哲学家在进行争锋相对的辩论，作者冠以“没有胜者”的小题，实在是聪明之举。龙老和天行者，就像作者割裂的两个自己，极度的个性张扬和无形的自我约束，正与邪，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存在即是矛盾，辩驳的结果已不言自明。

当我们习惯了讲故事说道理的模式，突然遭遇《生命之门》时，也许会陷入困惑——《生命之门》是小说么？它关于爱情的阐述是那样的诗情画意，对宇宙生命的诠释又像是一部厚重的哲学著作，而其层层推进、波澜壮阔的故事构架又明显是小说的特征。

小说是一门综合艺术，可当我们真正面对一部具有多重品性的小说时，我们仍不免产生种种疑问。

《生命之门》是平淡生活中冒出的一个奇迹。它新奇的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它的叙事表达模式，会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来写，写小说也需要有敢于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气魄和胆识！



艺术是一种痛苦的反思，却要以娱乐的方式深入灵魂，以幽默的诠释来审视整个宇宙人类的命运，《生命之门》正以这样一种犄角分明的态势，在兴起一场小说的革命。

无论《生命之门》将带给我们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一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它将会在时间的淘洗中焕发出熠熠光彩。

感谢阿毛，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智慧、奇幻的世界，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让我们在精神迷离的时刻找到了回归的足迹。

宓月

2006年11月20日

70  
阿毛

## 让人瞠目结舌的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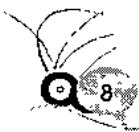
只有云朵能够读懂，能够读懂天上的风啊……

一抹阴影，在我读了《生命之门》后，郁结在我灵魂的天空，久久不散。那种奇特的感觉，犹如在一条幽静而旷渺的路上散步，突然从对面走来一个自己。不仅仅是惊出一身冷汗的问题，仿佛就这样与多少个前世的自己碰面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这样如此离奇的突发事件惊诧的复杂情感，往往很难印刻在语言的苍白历史上。有时候，解释只能制造更大的混乱，犹如一片犬吠诞生不了一首诗歌。

许多文学名著都写过人类的困惑迷惘，诠释过一些终极问题。我想，它们总是像阳光下的影子一样紧随着飘荡的心灵，一如尾巴，甩是甩不掉的。世事万物，问题矛盾，仿佛有了生命似的，消失诞生，交替复现，永无尽头。一切的一切，都属正常。小到一个人，再小到一个人写诗歌写小说的人。那么，毛国聪先生在《生命之门》里的表现，会让人误会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写过《逍遥游》，或画过《向日葵》。《生命之门》带给读者的绝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独特天象，一种让人痛楚又萦怀的生命，一种比梦还飘浮不定的憧憬，一种不能释怀的情绪，一种无法抵御的思索……作者以天马行空的艺术表现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比波澜更壮阔的一幅幅异境。我在惊疑之际，想到了一个叫“颠覆”的词。

让我们随意撷取几段：

“闪闪烁烁的银河系，像一条巨蟒，冷嗖嗖地游进了我的体内，



仿佛儿时泥田里的水蛭钻入我的大腿。水蛭嗜血，这花蛇一般的银河系要食我的什么呢？”

“此刻，宇宙显得有些不安，成千上万颗星星，有的明亮，有的黯淡，闪烁闪烁的，仿佛在玩一种游戏。

不知是谁撕下了宇宙那张五彩斑斓的皮，披在身上，装扮成另一种更加离奇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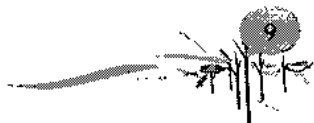
以上两段使我们想到了浩瀚的宇宙，使我们终于找到了渺小的生命与深邃的宇宙的结合点，看到了智慧与宇宙碰撞出的灿烂火花，同时，我们也仿佛看到了蘑菇云，那恐怖翻卷的毁灭之势。

再看一段无声的哀怨，让人不甘心就此断气的理由：

我躺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我已躺得像一截浸在浊水里的柳树，全身长满了滑溜溜的根须。一条根已长出了一台电视机，叽叽呱呱地叫着，里面有蚯蚓在蠕动。一条根没征求我的意见就随随便便地结满了胶带、管子、瓶子，它们既不像果子也不像花，却肆无忌惮地以我的名义自居。一条根还极不负责任地爬进我的鼻孔，象牙般地延伸着……医院里的医生们全都是幼儿园没有毕业的孩子，充满了天才的智慧和想象，简直把我当作他们的玩具和实验品了。无数次地把我一块块、一件件地拆下来，好奇而兴奋莫名地摆弄，观察，研究，还送给我一个“披物人”的怪生态的名字。

我已病得不是一个人了，干吗还有人的思想？

鱼儿是一直守在我床前的美人儿，在二十四小时内还是我的妻子。如果明天我还不能醒来，她就会重新快快活活地嫁人。想到另一个男人明天就会在她身上重复我做的一切，我就下定决心不再醒来。但我仍然觉得今天的鱼儿怪可怜的。我的胃开始不声不响痉挛，疼得我汗流浹背，时不时地涌出呕吐的欲望。我想哭几声以示歉疚，但我的泪水已被汲去滋润干裂的大地，我的肉体已不再听我的指令，就像身陷梦境的大力士，举不了一根鸡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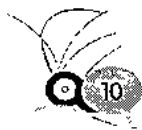


像这类离奇瑰丽的文字，在《生命之门》里比比皆是。

许多人写作品、做文章总是像一个高度近视的人那样，他们的笔只能触及自己脚前一尺远的地方。《生命之门》呈现的宇宙文化状态，营造的艺术氛围，颇有启迪心智之功效。此书奇美之景有，深刻的哲理有，睿智的思想有，充满了智慧的幽默嘲讽有，恢弘的气势有，时时让人亢奋、头痛、无奈，甚或不解。因为作者为我们打开的是另类生命画卷，这就必然是异境。但是，《生命之门》所呈现的异境，与我们熟悉的《鲁宾逊漂流记》《蝇王》《砂女》等等大相径庭。《生命之门》的奇诡之处是，为我们洞开了另一颗地球上可能发生的事。地球上的东西不难编排，大不了由我们赋予他们以人性，而怎样给龙性定位，怎样为龙类划定美学、道德、法律、行为准则之界限，特容易陷入吃力不讨好的泥潭，或坠入虚无造作之窠臼。读《西游记》的人们不禁要问，齐天大圣孙悟空和他的两个师弟，在没有归顺唐僧之前个个都那么厉害，怎么一成了唐僧的弟子之后，三兄弟联手还打不过一个还没成什么气候的妖怪？《西游记》是我国第一部写神，但写得并不完美的作品。

许多人都以为，平庸之人，不会有惊人之举；笨拙之笔，不会有华章闪烁。殊不知，许多伟大的鸿篇巨制往往是从平庸之中脱颖而出的。如阿毛的《生命之门》，令我们惊诧莫名。作者奇思妙想的描写，气贯宇宙之磅礴气概，让我们惊悸得失衡，时有错愕之态。在这里，什么“张力”“感动”“边缘化”“动人心魄”“突兀诡谲”之类的评语就失血得苍白了。

我想，作者是要通过《生命之门》这一“实验室”，让比人类物质更丰富、科技更发达的龙类，裸露生命的力之美，生命价值之美，结果，反而成了无尽的批判。作者在高级龙类“漫长”的存在形式和生命中，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值得人类悟鉴。捧读《生命之门》，我不时地感慨，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也许比人类生存得更难受，更血腥，更恐怖，更无奈，就像比动物更高级的人类，就像比人类更自由的神仙，他们时常会被所谓智慧的噩梦缠绕。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也许，生命就其本质而言，仅仅是一种存在状态。人们盼望的春天，只不过是一个指代的符码，一种存在



方式的表述。春天与温暖的阳光、盛开的鲜花、辛勤的蜜蜂，还有发情的目光等等有关，把这些支撑春天的东西拿掉，犹如厚雪覆盖的大地，又是一块苍白，一片荒凉，一声叹息。生命价值的展示犹如春天之画卷，如果绚烂之中没有蕴藉生机和活力的内核，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魅力。

没有一部作品不是“蒙”人的，重要的是，你“蒙”的手段是否高明，你“蒙”的时间是否很久，你的作品是否成了一面镜子。每一位作家都是上帝，在他的作品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准则、道德、美学疆域，他拥有生杀予夺之极权。他不但可以制造出无数的幻影，自己还理所当然地成为幻影的统帅。这是当作家的荣耀，也是创作最刺激的地方。

真正的艺术都是一种梦的营造。比梦更大的宇宙空间是不存在的，比梦更自由的存在方式也是无处寻觅的。真正的灵魂按摩师首先是梦，其次是艺术作品。梦是艺术的灵魂，是作品的本真。若缺少梦和艺术，人必然会堵得慌，会短寿。《生命之门》里大量的梦境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巨大魅力。《生命之门》为我们的灵魂营造了一段美妙自由的时空，为我们的心灵安上了一对遨游宇宙的翅膀。

《生命之门》出炉了夏华、龙老、白影、明峰、天行者、龙后等一批所谓的主人公，也有一些奇特刺激的情节。但窃以为这部小说有点游离于小说规范之外。它不重视布局，不重视危机、阻滞、偶然等结构模式，这使它显得既不像传统的小说，又不像传统的散文，更不像诗歌。假如评选最出格的小说，《生命之门》更容易得冠。我认为，《生命之门》是一部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哲学著作，一部难得一见的散文集，也许，她是作者思想和智慧自由迸发的碎屑，也可以说是一部另类小说。

作者文笔奇崛，思维大胆，他为我们创造了仅可梦遇的宇宙生命奇观。《生命之门》再次证明，没有对宇宙、人生、社会极端个性化的思考认知，就创作不出绮丽的艺术。同时，她也向我们昭示了，艺术具有按摩灵魂、启迪心智的功能。但是，掩卷深思，《生命之门》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思考，怎样的创作指引，何种智慧启迪，她要描绘什么，颠覆什么，恐怕现在还难以定论，但我只是觉得她给了我“一声鸟鸣／拓宽了整个天空”的畅快感。





能写出一部让人幸福得忘情的作品，是作家们最漫长而美妙的梦。艺术不是教科书，不是道德指南。真正的艺术不需要刻意为读者指点迷津，而是要让读者去猜去想，没有“猜想”的空间，艺术作品就失去了弹性和生命力。但是，当读者不猜作品反弹回来猜作者时，也是一种险情。

我原本以为已非常了解阿毛，但读了《生命之门》之后，我却陷入困惑的沼泽：在以市场经济为主标杆、把艺术自降为商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当今社会，阿毛居然没有文学上的野心，就像他的为人做事一样，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虔诚认真的写作也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工作。他有时间就写点，没时间就不写。他是利用闲玩时间、透支生命来创作艺术的。我不禁有些纳闷：难道这是一种超然物外、富贵于我辈如闲云野鹤的潇洒么？读懂阿毛这个人，读懂他蕴藏的艺术当量，实在是非人所能。

我读过阿毛的诗集《流浪归来》，他在《流浪归来》一诗中深情地说：“流浪归来 / 我不知用什么方式 / 感动你 / 轻轻地抬头 / 那年 / 我赠给你的星辰 / 已布满了整个天空。”这是多么迷人的心语啊。他在一首名叫《落叶》的小诗中说道：“蓝星草在岸边 / 享受着溪水凉凉的刺激 / 而我总感到 / 有一片树叶 / 在森林之外飘坠 / 已无法挽回。”落叶无声，却似闪电划过心胸。阿毛的笔，可以直接伸到你的灵魂深处，搅得你坐卧不宁。

文人是一匹狼，而且是羊群中的一匹狼。他无法脱离习惯势力的牵制，也难免有妥协和屈服。一是他是异类；二是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表演其特性；三是他担心被羊群嘲弄，因而他总是不断地弱化自己而被迫吃草，但我觉得阿毛是一匹可以抗拒吃草的狼，他在两个迥异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平衡的支点，虽然这让他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挣扎，但他也拥有了常人难以拥有的独特品性。相信他今后的梦一定会做得更加精彩、灿烂。

曹文渐

2006年10月18日

